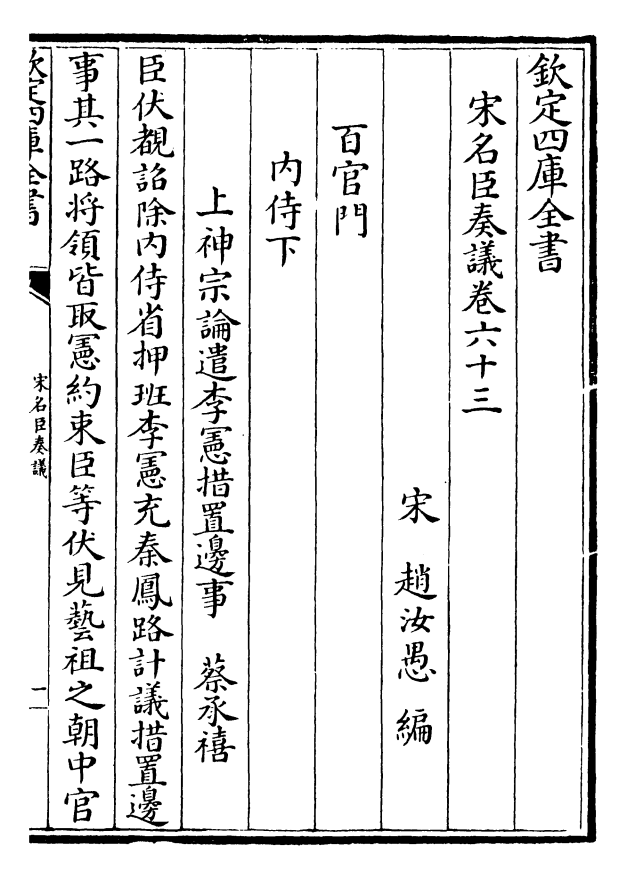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三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内侍下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蔡承禧

臣伏覩詔除内侍省押班李憲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其一路将領皆取憲約束臣等伏見藝祖之朝中官

不過給使太宗使以黄衫給事禁中方是之時四方可謂多事以不稱之才而天下士民罔不服從以之輿大統傳後世逮唐之晚乃以吐突承璀為招討處置而侍從之官論奏不已憲宗屈天下之議而用之終以無功而罷蓋一方之警欲以擾一路為難以天下之力治一小警為至易此理順故也理順則無遠而不從理屈則雖近而不服熈州小警大不過覬幸朝廷之爵禄歳時之賜與小不過欲以刼掠本界倉廩牛馬況封疆之臣

所聚者一路之勇所用者一路之智也彼夙夜砥礪欲以捐軀命而承德音乃使潛氣屏息以順適奄尹之指令乎臣等又聞名言兹在兹苟有兹事必在兹義令雖委曲傳就更為計議措置之名其實使一路將領出於指麾乃是行招討經略之職欲以厚誣議者安可得乎況今天下之廣士民之衆豈無一二憲輩而顧必用之何示天下以不廣哉伏望朝廷鑒藝祖太宗之所以裁抑中人業成若此念唐憲宗之所以崇用之而功卒無成

之若彼明所與以稱所施天下幸甚熙寧九年十二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係第二狀

蔡承禧

臣近具章疏論列李憲不合充秦鳳路計議措置邊事悉陳區區之愚怘陛下赦其狂瞽開納聽受至今未奉指揮寢罷臣自度智謀愚下訥於辭説不足上回宸慮此事實繫國體重輕貽訓將來不可遂已臣語直辭拙言

不達意而憲以敏給辨慧能當陛下之意臣進見開陳有時不能盡事情萬一而憲朝夕得侍清光詳復巧說臣孤立無蜉蝣蟻子之助而憲內外之人觀望稱美以為才能勢不均敵而臣獨冒萬死拂上旨惓惓若此者豈為臣一身之計重念祖宗基業之難而臣荷陛下識擢奬憐使之盡言不忍緘默自同衆人惟陛下留神而熟思之 熙寧九年十二月上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係第三狀

蔡承禧

臣自聞詔除内侍省押班李憲充秦鳳熙河計議措置邊事臣兩有論列未奉聖㫖揮臣竊以陛下通知古今明曉治體非不知中人之出為害政中人之柄兵不可示後世而必欲使之者非以其便敏能適於㫖令歟非捷給能有以應對歟非以在熙河曽經行伍之間乎此聖意孜孜果於用之欲以救生民一時之患而忘其可慮之逺者臣故仰服陛下垂意於一世之功矣然而

便敏似才捷給似智又曾經行伍必以為有功臣請言便敏之害於政者夫中人之出務於集事而不度事之淺深一槩以束下為能既居兩路經略使之間則必以陛下之威氣使兩路經略使不敢議其可否縱事有未便則無敢言者矣無敢言者則雖有害於邊防陛下無由而聞矣臣請言捷給之害於事者陛下深居法宫之中羣臣進見以時而憲以親侍陛下言之親莫如憲日侍左右莫如憲其為固已易於信從而又嘗歷熙河其

性慧巧必能有以投陛下之意其所言於邊防有害則陛下雖聖明悉知之乎𢙟之處熈河謂之有功也豈𢙟之獨能然哉上有大帥下有偏裨熈河軍吏以陛下俾親信之出也有功必推𢙟其無功敢議𢙟以聞上乎故𢙟能累積以至此豈𢙟之必能然哉而以陛下之明聖必有以照亮而未肯遽易者豈非出此乎臣有一言望陛下少垂清慮復之熟之陛下令命諸路之帥都副總管以為可以任邊以今差將官正副七十餘人以為可

以將領矣至於小郡列堡而以才武名者不可勝數小有事宜豈無一人可任者至以中人為專帥而臨制兩路雖曰計議又帶措置之名四夷聞之豈不輕視中國乎況今秦鳳熙河之凋敝常俸自已難給而又一二十吉揮之兵以食之鬼章者如聞潛已遁去臣恐憲慮無功又别生邊事以邀覬伏望聖慮特回德音以慰安中外天下幸甚凡今得侍左右皆有以將順而臣獨仰拂宸旨豈臣之所欲哉惟陛下思之干冒宸旒不勝萬死

熙寧九年十二月上

上神宗論遣李憲措置邊事　彭汝礪

臣昔言不當付寺人以兵陛下以為非是及李憲師出自洮以西遂至無事而臣言絀矣然臣之言非以憲為不足以成其慮亦不在憲故臣言自黜於議猶信天下之事固有趣時而為之者然其大綱亦不可以一槩言也今以周官觀之考其數蓋不及百人而所事亦略可見以今視之其多少輕重何如也蓋古者因民之有是

疾故擇而任焉非以使令之故刑無罪之人而為之也彼其類非無聰明賢智無故使以刑徒失身廢絶其類至踰千百焉此非先王以仁愛人之道也古人唯酒漿醯醢司服守祧而已其他莫與焉今以一道之權予之此非先王以義制事之意也憲辟薛昌朝不聽切齒扼腕以謂為腐儒所賣自是不復回顧士人矣張茂則不阿事頡頏作氣官屬罕見其面雖達官大吏俛首不敢與抗而姦詐之人稍復趨附以徼倖萬一之利陛下以

是觀之使其有可以輕士之勢其心如何也且朝廷比年之役其最可憂慮者洮西關蜀其最緊議論者濟川之役今日之役最為大者洮河之役數者在寺人是陛下所愛親尊寵之士大夫無一可屬任者也且彼其初非無敏健精悍可用之力及稍任事者則窺覦玩弄藉蹈士大夫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陛下試取漢唐以來宦官之事觀之亦足以知矣自古人君方其無事之時未見其害則士大夫之言為不足信亦莫之聽

也及其禍亂並作本末顛沛至於無可柰何而後已自古及今人非一二也惟陛下為宗社計之不勝幸甚熙寧十年五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彈奏王中正等四宦官之罪

劉摯

臣竊以陛下臨御以來運動政機以時弛張述成先帝制治立法之意使光昭於天下利興害除四方鼓舞至於清明朝廷分别邪正斥逐姦佞鋤去强梗皆妙慮神

斷優游閑暇不出於喜怒不見於言色而天下之善惡已辨是非已正矣何其盛歟然於此時臣竊怪天地之和氣尚未應忠臣義士之論尚或未平此其故何也臣嘗究之蓋天下之元惡猶有稽誅天下之大姦猶有漏網而國法猶有未正此中外所以猶未厭也國之失政莫大於使姦惡幸而免今論其大者則前日之四三宦官是也臣待罪風憲雖知觸權倖言出而患入然臣有言責貪報恩遇則何卹乎身之危哉謹為陛下言之王

中正元豐四年將王師二十萬由河東入界計有隨軍

齎運役兵民夫通數十百倍衆矣中正徘徊於境上殆

半月而後出翺翔乎疆外頓沙漠而不進公違詔書不

赴興靈會師之約天寒大雪士卒飢凍坐使物故十之

七八古之將帥固有無功而還者然猶當保全師旅歸

報於國今精兵勁騎一無所施自取狼狽死亡殆盡揆

之軍法宜即顯誅中正略不自劾請罪而先帝以天地

之量無所譴詞又遣使賜予問勞然後中正徐徐求閑

局厚俸自佚而去此國法未正者一也李憲之於熙河
貪功生事一出欺罔朝廷之威福柄令持於其手官吏
之廢置用舍出於其口監司帥守而下事憲也如父兄
而憲之頤指氣役之也如奴隸縣官財用聽其取與内
之府庫金帛轉輸萬里外之生靈膏血漁奪百端傾之
於憲如委諸壑出没吞吐神鬼莫見而一切不會于有
司興靈之役憲首違戒約避會師之期乃頓兵以城蘭
州遺患今日及永樂之圍憲又逗留不急赴援使數十

萬衆肝腦塗地罪盈惡貫不失於總兵一路此國法不正者二也宋用臣奮其私智以事誅求摧奪小民衣食之路瑣細毫末無所不為使盛朝之政機甚於弊唐除陌間架塌地之事傷汙國體不卹怨讟其出入將命捷若風火務以巧中取悦事無不諧動畫密旨故擅作威福侵凌官司冒昧貨財更無案籍都城為之憔悴商旅故以不行瘡痍蠹害至今棼然而莫能理然亦不失享禄于善地此國法不正者三也石得一領皇城司夫皇

城司之有探邏也本欲知軍事之機密與夫大姦惡之隱匿者而得一以殘刻之資為羅織之事縱造伺察者所在碁布張屏而設網家至而戶到以無為有以虛為實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人飛語朝上而暮入於狴犴矣有司無古人持平守正之心以謂詔獄也成之則有功反之則有罪故凌辱箠訊慘毒備至無所求而不得無所問而不承其陰害不可勝數於是上下之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相顧以目者殆十年莫得一發之

今不失厚俸安坐此國法不正者四也是四人者權勢
鋒焰震灼中外毒流于民怨歸于國宰相執政知而不
以告于上諫官御史懼而不敢論其非幸而出於聖人
在上之時以先帝神武英氣鎮壓其姦不然其為禍患
豈若漢唐之宦官哉以堯之聖不免四凶之在朝至舜
起而後誅殛之孔子為魯司冦七日而誅少正卯然先
帝未肆其誅于市朝而以遺陛下陛下所宜以舜之事
自任今閱歲時尚不聞以典刑詔有司臣所未諭也伏

乞聖慈以臣章付外議正四罪暴之天下而竄殛之以明國憲以服天下　元祐元年四月上時為御史中丞詔李憲降節度觀察留後一官提舉亳州明道宫王中正降遥郡團練使刺史兩官提舉兖州太極觀並赴本處居住石得一降為左藏庫使管幹西京崇福宫宋用臣降為皇城使差遣如故

上哲宗論李憲王中正以罪降黜不當假以使名

蘇轍

臣伏以朝廷典章百世所守因事變法為患常多祖宗之世使相節度不領京師官局其奉朝請必改它官或

為東宮三師或為諸衛將軍太平興國中以趙普元勳自河陽還朝止為太子少保以向拱張永徳之舊並為環衛至今諸道鈐轄總管以防團歸老者亦以諸宮使處之蓋其遺法也至明道中錢惟演以章獻皇后親嫌罷樞使始以保大節度為景靈宮使治平中李憲愿以長公主子亦以武康節度為醴泉觀使恩倖一啟自是戚里以節察居京邑不治事者肩相摩也然猶未見以罷降黜而以觀察團練享厚禄居謫籍者伏見近日李

憲以宣州觀察使提舉明道宮王中正以嘉州團練使提舉太極宮二人貪墨驕横制軍失律罪惡山積雖死有餘責聖恩寛貸皆寘之善地而又首亂國憲假以使名臣恐後世推壞法之始歸咎今日謂宜考修制度追還誤恩以存舊典且使罪人知有懲艾元祐元年八月上時為右司諫

上哲宗論陳衍採訪外事　梁燾

臣風聞中貴陳衍採訪外事密奏兩宮行近來頗自表異凌狎羣輩氣岸不遜臣以謂兩宮聖明輔陛下施為

有宰執論事得失有臺諫百司各守其職循名責實則
事無廢弛豈可使閽尹賤隸上玷聰明若此人言為可
信有傷聖德漸不可長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自古及今用内臣之害

范祖禹

臣聞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漢有天
下四百年唐有天下三百年及其亡也皆由宦官相去
五百餘年如循一軌蓋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也漢自

元帝任用石顯委以政事殺蕭望之周堪而廢劉向等漢之基業壊於元帝東漢鄧后臨朝中官用事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順帝以後五侯專朝桓帝靈帝之時十常侍擅天下子弟親黨割剥百姓毒流四海附之者寵及三族違之者滅及五宗大考黨獄夷戮天下名士於是黄巾賊起朝野乖離及袁紹誅宦官獻帝奔播困餓而曹操因之以簒漢唐自明皇使髙力士省決章奏宦官始盛李林甫楊國忠等皆因力士以進唐亡之禍基於

開元肅宗任李輔國末年寢疾輔國以兵刼遷明皇於西内殺張皇后及二王明皇以幽殂肅宗以駭沒貴為天子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由用輔國一人而已代宗用程元振功臣畏讒吐蕃冠陷京師播遷于陜德宗用宦官分領神策禁兵其後天子由其所立唐室終以此亡憲宗服金丹躁忿為陳洪志所賊敬宗亦為劉克明所賊文宗欲討憲宗之賊謀泄仇士良殺四宰相及朝臣滅其族流血成渠朝廷半空文宗

憂憤以至于没武宗以後皆由宦官所立僖宗呼田令孜為父天下大亂黄巢賊起播遷于蜀又幸興元楊復恭自稱定策國老呼昭宗為負心門生天子劉季述等廢昭宗於東内韓全誨等刼昭宗幸鳳翔於是崔胤誅中官而朱全忠刼遷昭宗遂殺之因以篡唐觀漢唐亡國之禍其酷如此後之人主豈不可以為剖肌刻骨之戒哉太宗時王繼恩有平蜀之功中書欲除宣徽使太宗曰朕讀前代書史不欲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

漸也宰相懇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不足為賞太宗切責宰相等乃命學士別立宣政使之目以授繼恩布衣韓拱辰詣檢院上言繼恩功大賞薄太宗大怒以拱辰妖言惑衆杖脊黥面配流崖州太宗可謂深鑒前古而塞禍亂之源矣英宗服藥任守忠往來交間兩宮致慈聖太后與英宗不相悅言者劾奏其罪貶蘄州安置盡逐其黨然後慈聖英宗母子如初宮省清肅至熙寧元豐間內臣之中李憲王中正宋用臣三人者最為魁傑憲

總兵熙河兼領三路中正總兵河東兼領四路其權勢震動内外自陜以西人不敢斥言憲名中正勅募兵州郡不敢違師徒凍餓奔潰死亡最甚憲陳再舉之策以誘夏賊致永樂陷沒在熙河僭擬不法用臣與土木之役無時休息摧舟船置堆垜網市井之微利奪細民之衣食專用刻剥為國斂怨此三人者雖加誅戮未足以謝萬姓朝廷止從寛典量加廢黜惟憲獨死中正用臣猶存陛下近召内臣十人續又召數十人而李憲王中

正之子皆在其中又除押班二人帶御器械一人中外無不駭愕既而聞二人以執政言其有過先罷三人以舍人繳詞頭且居然前來指揮首違故事又李憲王中正之子既得入侍則中正用臣亦将進用人心不得不憂故臣敢極言之陛下與太皇太后同聽政之初外逐蔡確章子厚吕恵卿及羣小人故朝廷肅清内逐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等及羣小人故宫禁肅清内外皆無凶人故天下安静臣歴觀近代内外肅清未有如今日也

祖宗法度所以維持後世不可輕變陛下柰何先自壞之陛下所以居南面之尊嘗已成之業四方萬里奔走而聽命者以朝廷公正天下心服也陛下何不謹守法度規矩增修徳政使過於垂簾之時然後不失天下之望今未及進一賢行一善先驟用中官如此之盛四方聞之必以為政出宮掖無復綱紀如衰季之世豈不大失人心哉夫人心一失欲復收之甚難陛下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悅服四方竦動則他日所為有順流之易人

心先信故也若作一二事使中外憂疑四方解體他日雖有美意人已不信在前豈得便心服乎如此而望德業之光名譽之隆非臣之所知也今中官止是陛下左右給事使令臣雖至愚亦知其必未有害政之事然欲治外者必先治内欲治遠者必先治近是以明王遴選左右任人堯舜畏之佞人孔子遠之恐其有損而不自覺也昔唐之時仇士良教其黨曰天子不可令閒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則吾輩

可以得志切勿使之讀書親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士良以此固其權寵故能專恣二十餘年夫漢唐之事當今必無然以先帝天資英睿聖學高明可謂不世出之主而内外為小人所悞外興師旅内興百役先帝未嘗享太平之樂終以憂勤損壽凡不便民之事皆羣小所為而使先帝受天下之謗臣常痛之故不願陛下復近小人蓋以此也陛下誠能聽臣之言悉追罷除用内臣指揮未到者别與差遣已入者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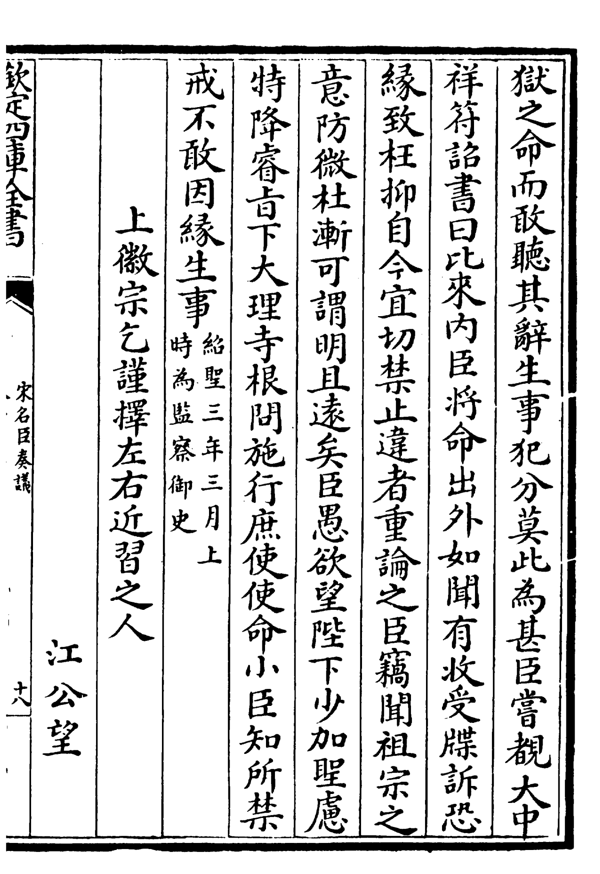
受外官則中外之人稱頌聖德萬口一辭以為至美乃可以解衆庶之惑洗陛下之謗如此反掌之易何難而不為哉自聞近日兩次宣揮以來外議洶洶皆云大臣不能爭執陷陛下於過舉臺諫之臣又皆畏避中人莫敢一言但恐陛下未知耳若使知之必不為也臣侍經筵八年日望一日歲望一歲期陛下為令德之主唯恐有纖毫之失故不避違拂聖意數進苦切之言陛下每留睿聽以臣愚直見知臣亦不量微力竊以獻納自任

今茲事體實繁朝政汚隆人情去就臣義均休戚榮辱不忍默默坐視敢冒萬死而獻其忠惟陛下裁察元祐八年十一月上時為翰林學士兼侍講

上哲宗論監設獄中使不當受大理囚訴

蔡蹈

臣近者竊聞敕遣中使鄭舉詣大理寺設獄囚有對舉聲寃者舉輒受其訴甚駭衆聽臣伏見大理獄朝廷所重非刑部御史臺不得詳覆糾察而監設使臣本無省



獄之命而敢聽其辭生事犯分莫此為甚臣嘗覩大中祥符詔書曰比來内臣將命出外如聞有收受牒訴恐緣致枉抑自今宜切禁止違者重論之臣竊聞祖宗之意防微杜漸可謂明且遠矣臣愚欲望陛下少加聖慮特降睿旨下大理寺根問施行庶使使命小臣知所禁戒不敢因緣生事紹聖三年三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徽宗乞謹擇左右近習之人

江公望

臣讀孟軻之書至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迺知成人君之善非一人之力也周公作立政戒成王雖綴衣趣馬左右攜僕必以吉士乃知左右前後雖便嬖近習亦惟其人也人君位尊勢隆唯左右大臣日一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昌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者萬

無一二馬戰慄惶怖言若不出諸口矧能劇談天下利
病哉與陛下朝暮起居從事莫非左右前後便嬖近習
之人一不謹所擇則憸佞柔媚進於君側承風順指悅
意便情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聞聞無不盡朝餌
夕啗日浸月潤切於身則蠹性命之情延於外則移朝
廷之政唐宦者仇士良嘗語其輩人君不可令閒暇閒
暇必觀書見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
吾屬恩且薄矣莫若以財貨鷹馬毬獵聲色蠱其心極

侈靡使悦不得息則斥經術暗外事機在於我矣此尤見便嬖近習其不擇之害有至如士良者臣望陛下思孟軻之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攜僕必惟其人觀士良與其輩密計驗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忠佞如是則貨財鷹馬毬獵聲色之欲不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逢迎之人朝夕從事莫匪端人善士雖欲為之不可得已夫言不及大而論小事不到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君尤所當

戒陛下思之毋忽 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左司諫

上徽宗論郝隨特許復官　任伯雨

臣伏見進奏院報郝隨特許復官中外聞之莫不駭歎竊以虧哲宗盛德起哲宗侈心者隨也月臺玉虛之作窮奢極侈殫工盡巧以糞土用邦財以冦讐用民力不經有司擅自支費因緣為姦乾沒無限以至内帑珠金率意取之並無歸着此天下之所知陛下在潛邸之所目擊也陛下即位灼見時事罷繕修之役略侈靡之觀

天下聞之莫不鼓舞方且薄責末正典刑命有司查勘支用之費珠金之數而有司小人不能上體陛下恭儉恤物之意一切觀望略不根究人人聞之莫不扼腕今日却遂叙用是國家帑藏可以私取朝廷典刑可以人廢昔仁宗皇帝即位之初見真宗末年修蓋宮觀窮極土木顧謂輔臣曰當時何人執政何人監修造誠可罪也宰相吕夷簡曰當時侈費至今帑藏一空仁宗曰朕當以此為戒夫侈靡溺心古今所患茍有斯人誠為國

賊昔唐太宗時姜確有巧思善於營造魏元成作相預斥遠之恐起侈心以興工役則自古君臣所有及祖宗所行亦可見其遠慮矣願陛下深思遠慮屏絕佞人亦足以使左右近習不敢以親近竊威權不敢以非道説聖意恭儉之德自此日新矣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上時為右正言

上欽宗論不可復近奄人　楊時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

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抑宦者至有東宫之幽其為歴世之禍大矣國家用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隷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此閒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

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靖康元年正月上時為邇英殿說書

上欽宗論不可復近奄人係第二狀　楊時

臣竊見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年以來此曹氣焰尤盛皆緣蔡京王黼輩首為亂階開通交結假以重權使相應援僥倖之門一開至不可遏童貫握兵權於外梁師成擅大柄於内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其餘恩倖持權肆為貪暴者故人怨神怒幾至喪

邦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陛下即位天下嚮應異時之為惡者碎於國人之手投竄請命乞寄官資不煩芟夷而陰自消伏似非人為實出天意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人無賢愚莫不稱慶比聞外廷之臣有懷姦患失務為身謀而不為國家遠慮者復效京黼輩所為陰謀交結漸令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剛斷又嘗親見其弊宜無有此然臣竊有疑焉伏見梁平李彀之徒皆持權自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所以然否

乎臣謹按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承受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邪李穀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姦欺侵蠹無所不至近與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尅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斬之類並不經由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於天下所

繫豈小哉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乏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邵成章輩人或稱之以為稍賢於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蓋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觀望陰以為肘腋腹心之託內外相應馴致禍災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浸潤膚受尤難隄防自非監古視今以為深戒日多漸漬未有不為所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拳

石之多積而為丘山不可不謹也宦女之禍古人所戒著在方册非臣私言謹取五代史書宦者傳繕寫進呈

上

伏望燕閒之際一賜覽觀永為龜鑑天下幸甚 靖康元年正月

上欽宗論中人預軍政之漸　　余應求

臣嘗觀自古中人預軍政未有不為患者故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夙沙衛殿而二將見獲唐用監軍每無成功此可為後世深戒者也國家近年邊事專委童貫譚

積終成大禍幾危社稷今兵革未弭選將命帥固當任
責以成效所遣中人不過隨軍承受奏報文書而已不
使之預聞軍政也近者河東承受王嗣昌奏請畫一乞
今日報將兵覆驗首級提點犒賜催趣糧草及差發探
報動息出入皆報承受所則是雖名承受其實監軍也
軍政不專於主帥而關決於承受則動有牽制進退狐
疑又唐之監軍多擁精兵自衛勝則坐分功賞不利則
引兵先遁今嗣昌又令以隨軍步馬各二隊自衛若近

裏幹當隨行防護是又踵唐監軍之跡也如此豈有同心赴敵死於行陳之意哉朝廷不察其意而從之臣恐將帥依違不能專制又慮積日累月異時為監軍所制將自兹始矣臣觀童貫之初用事也為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措置邊事又為安撫制置使又為宣撫使終之爵郡王職樞筦譚稹初用事也亦熙河蘭會路承受而已繼而為幹當公事又為淮浙制置末乃為河東宣撫使蓋其由有漸非一日之積也今嗣昌初為承

受許預軍政師還有功後或用之豈不少假之權浸以隆盛安知數年之後不復為貫積乎易曰履霜堅氷蓋言防微杜漸當辯之於早也陛下方修法度以治內命將帥以事外委任甚專不從中制而嗣昌陳請乃欲干預軍政擁兵自便首為梗階漸不可長伏望聖明追還所請重賜竄責以為中人預軍政之戒以示專任將帥之意不勝幸甚靖康元年四月上時為監察御史

上欽宗乞罷隨軍承受　　余應求

臣訪聞河東河北制置使司承受盧公裔自二月間受命至四月半尚留京師擁兵卒置吏屬添俸給居私第功成則被上賞征戰則不履行陳於公裔私計誠便矣又官司文移皆稱監軍審如此既無承受奏報文字之實而坐竊監軍之名增重權勢深為未便今河東承受王嗣昌既已奏罷則隨軍承受自不須置所有盧公裔乞令罷制置使司承受其不赴軍中之罪亦乞重賜黜責更有似此置承受去處亦乞依此施行　靖康元年四月上

上欽宗論宦人蠱惑人主　　陳公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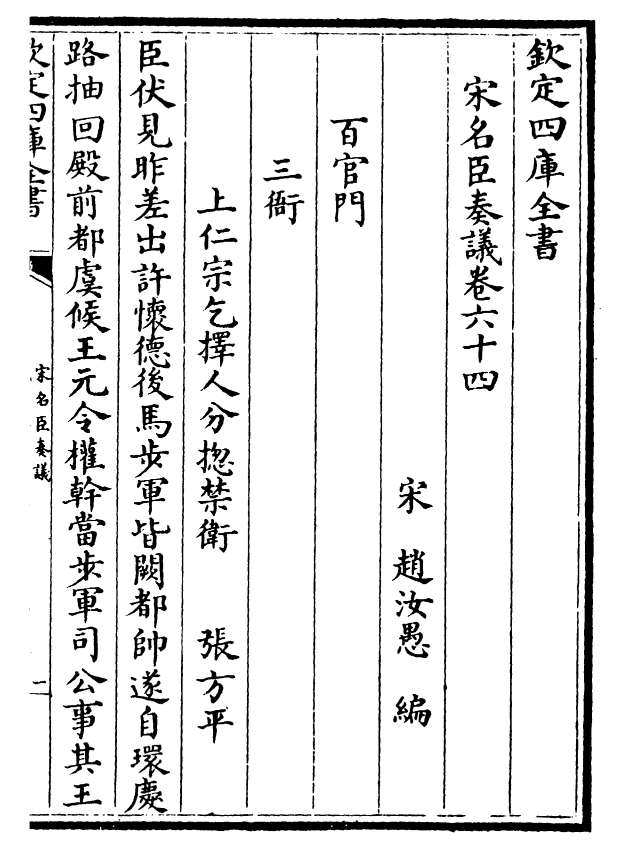
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温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

國家承平宮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橫恩濫賞覃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為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縁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諠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

公裔王若沖邵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絶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縁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

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畏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巇險逞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靖康元年五月上時為右司諫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三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三衙

上仁宗乞擇人分揔禁衛　張方平

臣伏見胙差出許懷德後馬步軍皆闕都帥遂自環慶路抽回殿前都虞候王元令權幹當步軍司公事其王

元又已年老衰病至于揔司軍政亦恐精力不逮竊以殿前馬步軍逐司公事不少非唯率宿衛務要齊整亦須諳熟軍制稍通吏用太宗朝侍衛都虞候以上常置十員職位相亞易於遷改且使軍伍素相服習邊藩緩急亦得選用先朝時馬步軍嘗闕帥殿前都指揮使高瓊頗知軍中舊事上言及此先帝甚然之今内則禁兵寖驕極須彈壓外則邊患不測常資防備李昭亮王元恐未任專幹心膂除郭承祐好進多事累被彈奏不堪

入典禁軍外乞於以次管軍將校中擇取一兩人赴闕分揔禁衛左右庖翼於體為便

上哲宗乞定差管軍臣寮　蘇轍 時知制誥 慶歷四年上

臣伏見管軍臣寮見闕三人頃者竊聞大臣議除張利一張守約陛下以謂二人皆資任淺下用之則為躐等又利一張耆之子而得一誠一之兄故不可用特出聖意欲用王文郁姚兕大臣既退輒寢文郁兕而進擬利一守約右丞許將既隨衆簽書進擬而復論奏其不便

因此進擬文字為聖旨所却經今一月有餘廢不復議臣竊以祖宗故事凡有管軍皆以資任先後相壓不復有移易自非戰守功効尤異豈可超授今利一守約資淺才下别無出衆勞效而利一家世又如聖旨所論大臣力行已意力欲進擬其為不便不言可見許將既知其失自合與衆人公議止其進擬今乃外同簽書内行論奏反覆之狀殊非大臣之體由此互相疑阻遂使差除之政廢不時舉以臣愚見實恐自此專擅之迹與窺

伺之風交行於上浸淫不止皆非朝廷之福也況自祖宗以來以管軍八人揔領中外師旅內以彈壓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職任至重豈以大臣商量未得如意闕而不補臣欲乞指揮以本朝故事參近日聖旨苟非邊功尤著衆所推服罪惡顯白世所共棄且當循守資格速加除授以允公議元祐五年十一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論曹誦不可權馬軍司　范祖禹

臣伏見樞密副都承旨曹誦權馬軍司事候姚麟回日

依舊雖非正授止是暫權然於事理有二不可祖宗制兵之法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揔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上下相維不得專制此所以百三十年無兵變也自唐室衰季以及五代樞密之權偏重動為國患由手握禁旅又得興發也今副都承旨為樞密屬官權任管軍是本兵之地又得握兵合而為一非祖宗制兵之意其不可一也自英宗以來不用外戚管軍蓋以管軍之臣止有

三人而外戚素非將領又無勲勞止緣恩澤遂為統帥豈得將士心服哉神宗時曹佾雖為中書令封郡王止奉朝請而已今陛下初聽政而開外戚管軍之漸示人以私非所以為後法其不可二也臣無言責然備位侍從國家事有未便無所不當言與其言之於大不若言之於小言之於著不若言之於微伏以先太皇太后九年之中内外無毫髮之私天下未嘗有間言陛下揔攬庶政四海方屬耳目臣之愚誠不欲使有識之人指其

事不善曰此先太皇太后時無之今陛下有之所以奉
奉而不能已也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改正庶不違祖宗
故事元祐八年十二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諸將

上真宗乞參用儒將　孫何

臣遠祖武有言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蓋得
其人則用無弱卒戰無堅敵失其人則禍有不測宗社
攸寄黎民所賴其委任而尊崇之也故有築壇告廟而

授者有推轂分閫而遣者軍功爵賞皆決於外參佐僚屬許之自辟昔趙衰舉郤縠於晉侯曰敦詩書而閱禮樂晏嬰薦穰苴於齊侯曰文能附衆武能却敵非謂彎弧擊劍蒙輪扳棘矜匹夫之勇決一旦之命也歴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玄苻堅則有王猛後魏則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

仁傑之帥河北裴度之平淮蔡温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為治文武之柄離而為二文者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顧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

相牽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候稍遷恩不足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羣校鮮有司馬之兵法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關羽之勇敢或逗留而翫寇或險果而輕敵黠虜假息事皆由此歷覩前代之備邊也或振旅薄伐或整兵深入或取贍於軍市或因粮於敵境或以屯田周給或以輕齎自隨而士皆宿飽師出無敵亦有旁招小國近撫諸蕃或厚賂以結其心或反間而收其效不困巳之士卒不竭巳之饋餉計中衛内使之挫衂

鼂錯有言曰用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因烏桓而郅支滅任延藉西域而匈奴敗未聞空荒之地使者旁午動息之間贏粮景從臣嘗竊算國家士人之衆土地之廣巳百倍於羌虜而兵戈屢動未能垂槀街之首輦運交馳未能撤榆塞之警其故何哉蓋選將之術任人之道或有所未盡之也今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管昔之大揔管將帥列銜至今猶帶度支營田等使者蓋元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

使民不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始有供軍粮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旣衆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不恤飛芻輓粟之若羣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上旨而實戾成算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犯邊方唯祀與戎斯為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在今日伏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擅其

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之境內之租賦榷利一以與之使其有牛酒而犒軍有黄金而傾敵舊所謂監陣先鋒之類咸取偏將為之仍令禀其節度果用是道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內皆為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迭往不可同年語矣難者或曰利器不可以示人大柄不可以歸下此又膠柱之常談也夫為國者患賢之不得不患權之分保民者患邊之不寧不患將之重茍得其人則可以寄社稷

之事況疆場之任乎茍非其人則州縣之職亦不可委況貔貅之衆乎陛下若謂今之武臣宣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員闕互以儒將代之統兵疇其前勞改授近地況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祖以不殺之略降巴蜀平昇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取并汾朝吳越來漳泉豐功厚利炳在信史天其或者留此二虜啓發神武待陛下而盪平剪滅之不可指誅如此之久也斯事機要非小臣所當議

然備位諫列受詔讜言苟此際不能罄竭狂瞽即尸禄曠官甚矣瀝懇章奏惟陛下特達而行之咸平元年上時為右司諫

上真宗乞詢求將相　田錫

臣嘗讀唐太宗實録見李靖文武材略隋將韓擒虎即其類也靖每與擒虎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吴之術也初事隋為殿内直長吏部尚書牛弘見而重之曰李靖王佐才也今國家自先帝平晉之後與戎狄結隙將相舊人相次薨謝邊郡間州縣屢為戎狄所

陷皇威不振久矣時議乃以將相無人亦久矣即不知今來朝廷公卿大夫間有如韓擒虎與李靖論兵否有人如牛弘知李靖有王佐才否若有人能論兵有人負王佐才未審陛下知之否有人善論兵有人負王佐才乃是帝王合先知之矣自來皇城司差人探事又别差探皇城司探事人如此察探京城民間事無巨細皆達聖聰近又差朝臣為巡撫使及差朝臣以點檢酒務名目出外採訪所採訪之事不過民間利病不過官吏能

否而已即未聞委公卿大夫察訪善論兵之人詢求有王佐之才者也由是見所求者瑣屑而所忽者遠大也陛下若以宗廟社稷為憂以生靈為念即宜以遠大為務求將相為急也臣每奉聖謨令陳鄙見仰祈英睿特賜披詳咸平六年八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

上仁宗乞責臣寮舉智勇之人　范仲淹

臣竊見邊上將帥常患少人今高繼嵩繳亡人情頗駭恐鎮戎不能守禦却須藉朱觀往彼朱觀既去則鄜延

路又闕敢勇之將國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豈天地生人厚於古而薄於今蓋選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諸軍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軍臣寮人員等遞互彈壓不得進用坐至衰老只如朱觀元是軍班出身因歷邊任方得將名伏望聖慈專督管軍臣寮等於諸班中搜羅智勇之人各舉一名不以將校長行或試以武藝或觀其膽略出衆便可遷轉於邊上任使如將來頗立戰功則明賞舉主或屢敗軍事亦當連坐所貴諸路漸次得

人不致頻有那移免使戎狄謂大國乏才愈增驕氣況西北二方將帥之闕實非細事乞國家常為預備早加遷擢康定元年九月上時知延州

上仁宗乞別議求將之法　歐陽脩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小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為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內虛朝廷勢弱事有萬一無以支吾今軍帥喑懦非其人禁兵驕

墮不可用朝廷自以為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歴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敵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

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恥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凌朝廷未至屈辱柰何自中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爭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換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才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人尤為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

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為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為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為易得乎為難得乎為易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賜采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别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來非常之人倘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常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

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因其技同每百人團為一隊而教之較其技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隊將此一人技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為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技精而最

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裨將此一人之技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為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技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為勝矣則當擇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為大將此一人之技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為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技勇既足而才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

於軍中自可求將者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定然後别立軍名而為階級之制每萬人為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祿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逓遷以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説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使

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為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慶曆三年上時知諫院）

上神宗乞擇將久任　錢顗

臣竊以朝廷之患莫患於無將帥也蓋承平日久中外臣寮唯能孜孜講及文法不及於武備豈所謂安不忘危之意也而況北敵猶梗西戎未賓非朝廷無事之時

也陛下試環視中外可為將者誰耶可為帥者誰耶陜西河東河北三路九十餘州軍見邊任有謀略有果勇威望可以壓服夷狄者復何人哉此宜為國者預謀而深慮也臣聞祖宗之時外多名將皆委之久任而責其成效若李漢超之守關南趙贊之守延安皆十餘年倚若長城著立功勲無西北之患者將帥得人也國家求將之心雖切選將之路不廣近臣雖曾奉詔舉將領奈何限以資品武勇智略之在下位者無由而進雖有頗

牧之才焉得而用之今之命帥則唯用侍從貴官遣將則多以閥閲子弟素不諳練兵術一旦委之要地授以重柄前日横山之謀為國生事蓋失於不久任也臣願陛下詔二府大臣兩制近侍及中外文武監司知州已上各舉堪充將領者二人不以官職高下果敢有武勇者為一等沉厚有方略者為一等籍其名而用之分布三路法祖宗之久任責其成効有功則不次遷擢厚加賞賚激將師之心沮蠻夷之氣天下久安之策不過此

也伏乞朝廷裁擇施行　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為殿中侍御史裏行

上哲宗乞罷將官　司馬光

臣於去年四月二十七日曾上言州縣者百姓之根本長吏者州縣之根本根本危則枝葉何以得安自古以來置州縣必嚴其武備設官吏必戢其侍衛所以安百姓衛朝廷也秦滅六國以為兵不復用雖置郡守而以御史監之墮名城銷鋒鏑故陳勝吳廣起而郡縣莫能制至多殺長吏以應之雖由其殘虐取亡亦守令無權

無兵之所致也晉武帝平呉亦以為天下既一兵無所用悉去州郡兵陶璜山濤皆言州郡武備不可廢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縣無備天下遂大亂國朝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為將帥之官凡州縣兵馬其長吏未嘗不同管轄知州則一州之將知縣則一縣之將也熈寧中謀臣建議分天下禁軍每數千為一將别置將官以領之訓練差使抽那一出其手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不得關預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

白直及諸般差使而已凡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為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統攝殆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有許差將下兵士者而州縣不得直差須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臣目覩前宰相西京留守韓絳謁嵩山起建道場其將下禁軍充白直者於條不得出城經宿所敢留者剩員七八

人而已况僻小州縣其守禦之備侍衛之衆可知矣臣當時乞悉罷將官其逐州禁軍並委長吏與總管等同共提舉教閱及諸處差使其州縣長吏所給白直皆如嘉祐編勑以前之數臣自上此文字後來不聞朝廷有所施行竊見近歲諸處多闕雨澤盜賊頗多州縣全無武備長吏侍衛單寡蓋將官多與長吏爭衡長吏勢力遠出其下萬一有如李順王倫攻城陷邑之患或如王均王則竊發肘腋之變豈不為朝廷旰食之憂耶王者

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豈可自恃太平之久謂必無此等事邪又自祖宗以來諸軍少曾在營常分番往沿邊及諸路屯駐駐泊蓋欲使之均勞逸知艱難識戰鬬習山川自置將官以來苟非有征討全軍起發與將官偕行外其餘常在本營不復分番屯駐駐泊飽食安坐養成驕惰之性歲月滋久恐不可復用又每將下各有部隊將准備差遣指使之類一二十人而諸州總管鈐轄都監監押員數亦如舊設官重複虛費廩禄凡將官

之設有害無利天下曉軍政者莫不知之臣愚欲望朝廷如臣前所奏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等管轄一如未置將官已前之法其諸州軍兵馬全少不足守禦之處量與立額招添其守禦有備而寇賊之發不能逆遏或棄城逃避或率吏民迎賊或歛民財賂賊雖責之以死彼亦甘心令平居騶從且不能備一旦寇至責以死節不亦難哉元豐八年四月上時除知陳州

上哲宗請內外臣寮各舉堪任將帥者

張舜民

臣伏見近年以來宿將凋零今歲為甚雖其間人才固有精粗是皆自英考神宗識拔切磨收養出生入死之人也使其分有脩短何獨至於今日摧頹剝落之為甚也臣雖愚昧陰以為懼臣竊觀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為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如必欲戰而取勝則是兵家之下策故有中朝而興歎側席而為憂在趙則

強秦不敢加兵在漢則鮮卑不敢南牧者此豈皆戰之功其閫望精神有以服人者也其閫望精神有以服人豈一朝一夕之事哉必有素養乃可至此方今強敵未殄疆場屢駭天怒未加而爪牙先缺此何理也傳云内無良將外有敵國此秦之君臣猶以為憂況以天下之大者乎臣竊惟天之降才地之生物其杝幹栝栢何時而乏然自毫末以至凌雲培之植之以充梁柱又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唯其先幾有備之實能免倉卒不及之

愚臣今欲乞聖慈詳酌指揮内則侍從臺諫管軍臣寮外則帥臣監司各舉所知堪任帥者三兩人不限出身要在人才實有謀勇然後朝廷面加審擇其所降指揮乞嚴立條式以示朝廷必用之意非若常舉之汎汎臣之瞽言若蒙采聽然其驗猶在十數年之後

貼黄臣今所言若蒙朝廷采納其所舉人已經選任若路分都監巳上更不在奏舉之限所貴人才在下者皆得上達近日蘭州种誼身七臣常黙計

其代者兩日而無所得竊惟廟堂遴選之際亦已

為難矣當平時擇一邊州守臣猶爾難得況一旦

應急任人從而可知臣所以出位進言其在於此

紹聖三年三月上

時為陝西路運使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五至六十八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吳垣

謄録監生臣劉天綸

謄録監生臣周文彬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百官門

帥臣

上仁宗乞韓琦兼領大帥鎮秦州

余靖

臣准五月七日詔勅節文令後三館臣僚如有邊防要

切機宜及朝廷大事並令具實封奏臣竊聞已降勑命差韓琦等充涇原等四路都部管韓琦范仲淹並於涇州駐劄仍差文彦博知秦州者臣聞兵之勇怯在乎將勝敗在於氣竊見賊昊侵軼邊鄙以來大戰者三矣延安之役人猶勇鬪好水之師陥虜伏中定川之敗不戰而走此皆賊乘屢勝之氣而吾將勇怯之分也臣觀賊昊雖曰小羌其實黠虜其所舉動咸有次序必先翦我枝附壞我藩籬先攻易取之處以成常勝之勢金明之

族最近賊庭故先取之豐州之地援兵難集故次取之涇原將帥軟懦故又取之此乃賊知先後之計也臣竊料沿邊諸郡最富最實者秦州耳賊所以盤旋未敢攻秦州者三焉邈川尚強雜羌未附而韓琦為守也此賊𠕁之所畏朝廷之所恃也今可憂者邈川置族為賊所侵漸已挫折一恃去矣其餘雜羌附漢者未必全歸賊者未必誅向我堅者往往族滅而不能救今雖受我封賜賊兵若至其肯死力而援我乎此二恃去矣若使韓

琦且守秦州招懷部落撫以恩信訓勵士卒聳以忠果猶須擇材勇以為鬬將庶幾全轄三恃使賊有所畏可也今乃專委文彥博許懷德守此一路臣深為朝廷憂之臣亦非敢横議沮事但以三軍所恃者將耳韓琦數年在邊雖未成功羌賊知名士卒信服今一旦使文彥博代之恩信未洽緩急有難兵將肯用其命乎且彥博新進懷德無鬬羌賊固將輕之矣今雖以韓琦范仲淹在涇原遥節制諸路以為聲援但益秦州之憂耳賊若

出其上策以一軍守瓦亭則涇渭之師不得南矣以一軍趨隴坻則岐隴之兵不復西矣以一軍直擣秦州而援兵不至族羌外附則秦州非我之有也賊若出其下策前驅雜羌所在掠奪則吾之救兵雖可至勝負未可知也若謂賊輕去巢穴以為不然此所以出我不意也臣以為當今之計不若急遣韓琦兼領大帥歸鎮秦州增兵故關以扼衡要諸路有急不妨應援此最安危之機也益涇州之戍以當兵衝以成輔車之勢一大將居

之足矣更宜擇材勇以代懐德亦最急也賊自崛強以來未嘗挫折若得勇將以摧其鋒則庶可屈伏矣朝廷措置大事臣妄言其間甘俟鼎鑊

慶歷三年十一月上時集賢校理

上仁宗論郭承祐不可帥真定　歐陽脩

臣伏聞朝㫖用郭承祐為真定部管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維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人付以重任後雖敗事

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臣亦嘗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求之耳今不肯勞心選擇越次而用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別未有人難為换易及其戰敗身亡横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人用臣謂今日

任承祐亦猶當時用懷敏也況如承祐者凡庸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築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臣謂朝廷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叙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說爾方今強敵釁生禍端已兆中外之士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備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為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六符之來朝廷忍恥就議蓋謂河朔無可自恃難與速爭須至屈意茍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

精意將臣先為禦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小人之日也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録其勲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禄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為則天下幸甚 慶歷三年七月上時知諫院

上仁宗論鄭戩不可為招討　歐陽修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之議論皆以為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

員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置都部管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唯夏竦往年所任鄜戩今日之除失策最多請試條列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數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管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稟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稟於戩又稟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

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為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為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闕中之大設為虛名而以不誠待人其失四也今

都部管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稟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效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管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戳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已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為將帥豈可如此失計

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管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内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虚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為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體皆順處置合宜慶歷四年二月

上時為知制誥知諫院

上仁宗論狄青不可獨當一路　余靖

臣近奏狄青知渭州尹洙知晉州不協物議未蒙朝旨者臣切謂若非大臣全無憂邊之心即是微臣當坐罔

上之罪二者之間必有一焉臣伏思陜西四路惟涇原山川寛平易為衝突若戎馬之勢不過則為闗中之憂闗中之憂則天下之憂也故國家自有西事以來長以涇原為統帥之府前歳葛懐敏喪師之後朝廷欲差范仲淹往彼綏輯尚先遣中使諭之以意其時仲淹不敢獨當此任乞差韓琦同往朝廷遣韓琦范仲淹同共經畧又差張亢知渭州狄青同為一路部管琦等雖名四路招討其實只是營度涇原亢領州寄青為闗將即是

朝廷憂涇原如此之深也及至去年召琦仲淹赴闕又使中使問仲淹何人可以為代於是差鄭戩替韓琦仲淹充四路招討尹洙代張亢知渭州至秋又差韓琦田況往彼宣撫則固知朝廷未嘗忘涇原也今年巳罷鄭戩歸永興又移尹洙知晉州遂令狄青一身兼領三人職事且仲淹號為最曉邊事不敢獨當孫沔亦是朝廷精選而託疾不行是涇原有可憂之勢豈青匹夫獨能當之仲淹豈忘之乎大臣必謂韓琦仲淹二年涇原成

規可守故專任狄青足以了事臣實以為不然伏自懷敏覆没之後兵氣沮喪未有小勝百姓遭刼掠之餘雖或歸復而生業未備幸賊未至而謂全實議和未定而早懈怠抽減將帥軍民之心尚何所望而敢自安乎且向來於生户界中脩一城寨尚有刼奪殺傷不能相保賊馬若至誰復安心是大臣全無憂邊之心明矣初緣昨者狄青尹洙倉猝行事上煩朝廷臣竊料朝廷之意謂此二人徇偏見之情以相倡和故换孫沔在青之上

欲令應事在所商量今來只因孫沔稱病遂將涇原路兵馬專令狄青進止豈天下之廣更無一奇才可以知渭州與青共事者是大臣不思之甚也况始因行事猝暴朝廷不欲問罪遂得專兵柄不知是何賞罰且緣青驟自行間未著大功蒙恩超擢又其為性率暴鄙吝偏裨不伏所以劉滬敢罵尹洙乳臭狄青一介耳今來以青獨當一路豈不憂偏裨不伏而敗國家之事乎雖傳聞仲淹請行若朝廷從之不過本州駐劄大節須别得

渭州知州與青緩急商量戰守之勢又况龎籍守延猶與王信等同事今來反不及青獨當最難一路無乃籍等羞與為伍以懷怨望乎朝廷乏賢一至於此伏乞陛下詢問大臣如或將來賊馬衝突涇原狄青果能保必勝之勢不貽朝廷之憂則臣甘先就誅竄以當罔上之罪慶歷四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劉敞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臣

以謂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為之臣又以謂不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貳參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人之衆連四路之廣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㳬洪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全也狄青起於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想望風采願聞成功宜得正固幹略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為之必大

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為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盖先事而言者常若迂濶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勿莬謹重軍旅之任皇祐四年九月上時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

上英宗論五路置帥不當更以馮京為安撫

趙　瞻

臣伏見陜西置永興秦延慶渭五路安撫經略使各開帥府以制西戎今又忽差馮京安撫諸路風聞士論莫

測所謂不知朝廷以諸帥臣皆不能安撫本路邪是國家欲深究邊事而專委近臣經畫之也帥臣非才自當更置直欲經畫暫至豈能究知是皆未有以補疆場之萬一而足以愧邊帥擾戍兵矣犒師勞將遷易卒伍浮費百出虛聲交至關陜之民必大恟動臣愚固以為無益至有損也昔杜預使王濬先入石頭避其親受節制裴度為韓弘已為都統遂不更稱招討深達國體共成邊功古之用人今悉相反以臣所見乞罷馮京之行苟

欲精求利病即有文彦博孫沔新付兵柄未出國門授以聖謨廟筭彼皆元老可以仰成臣愚不識事機願進區區之慮 治平二年四月上時知侍御史

上神宗乞令孫永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

范純仁

臣前次上殿親承德音以孫永守邊失策更且責其後效有以見聖心寛大使過責成深得忝繆公任孟明視之道矣今日却聞孫永降職移知和州以李師中代為

秦帥臣竊以帥臣之職尤須久任方能諳熟邊事共輯
遠略若因事屢更則不惟迎送勞人兼亦百事更變兵
民之情不無煩擾兼臣舊與孫永李師中相識各粗知
其性行孫永雖無應變長材然忠謹鎮靜足可使之安
守李師中實有材力急難可用然好進任術不能靖安
其職若邊事稍寧必須躁動別圖進用如此則久長之
效未必得如孫永欲乞且依前來聖訓孫永與降職且
令依舊知秦州以責後效李師中且令在河東徐觀其

政績兼免移易勞人庶事煩擾

貼黄臣與孫永相識頗熟今言之則有營救之疑不言則有曠職之懼被疑則臣身受責若曠職則誤朝廷臣是以再三思慮不敢不言唯在聖明採納又仁宗朝韓琦以好水川事敗亦只降官仍知秦州今若以一寨移一帥則恐邊上得力將帥不易安職如臣言可採只乞作聖意更改熙寧二年四月上時

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安撫領使如古之州伯　彭汝礪

臣聞昔先王之為國也其所以總領而維持之者可謂備矣九州四海之遠所君者一人而已以為不足也則分天下之士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也猶以為不足也則列天下之國為屬長連帥卒正者凡七等也猶以為不足也則并諸侯之國而為之伯者二人也上下相維若綱之在綱而天子總方國之遠制於一堂之上諸侯厥角稽首以聽號令循法度若指之應臂其有不率則

其長得而治之然又以為未足也於是有廵狩焉至於其邦問百年者就見之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度量衡禮樂制度衣服正之而有黜有流有誅有賞此諸侯所以謹度而民莫不安也自侯國之廢學士之言不及此矣今天下縣有令郡有守列郡有提刑有轉運有發運所治者財穀而已事有不與也有安撫鈐轄有總管經略所制者兵而已而民事或不與也夫以古之侯國其德

之所以相長者如此之衆而今之郡縣所以總領者如此之約而任之未必當責之未必久此無惟乎天下之未治也臣欲乞因今之所謂安撫鈐轄而以重臣任之稍重其任使職司皆得以統攝而一道之利害黜陟皆得以安撫領使如古之州伯也三歲遣近臣出使以盡民間之禍福利害而察百官之賢智愚不肖使如古之巡狩也如此則遠近内外無有不安者矣熙寧十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哲宗論祖宗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

劉摯

臣昨者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訪聞有旨除劉昌祚知渭州臣竊聞劉昌祚嘗以小功先朝用之管軍知延州中外不以為允先朝升遐召入宿衛物議稍以慰愜今者渭州之命羣議復駭臣竊聞祖宗之法不以武人為大帥專制一道必以文臣為經略以總制之武人為總管領兵馬號將官受節制出入戰守唯所指麾國家承

平百有二十餘年內外無事以其制御邊臣得其道也臣嘗伏念禦邊禦戎深得上策所以遺後世者久而不可以改此其一也唐先天開元中薛訥郭元振張嘉正張說李適之等自節度入相李林甫疾儒臣以邊勞至大任欲杜其漸以固其權說明皇曰以陛下雄才國家富强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為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彼生長鞍馬矢石間陛下用之必盡死力明皇然之以安思順代李林甫領節度擢安禄山高仙芝等為大將林甫利其蕃

將無入相之資故安祿山得兼三道勁兵卒稱兵蕩覆天下唐室遂微臣竊謂祖宗之法不任武人為大帥用意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之如昌祚人材未為難得誠使卓然過人可以付屬而祖宗之法由此廢矣伏願選內外文臣從官可以守邊者使之即守則祖宗之法常存而不廢不幸後世有引此時為比使武人帥邊而不虞之禍如前世之甚者豈可不預防其漸乎　元祐元年正月上時為侍御史

上哲宗論帥臣當使便宜行事　孫覺

臣竊聞陜西諸帥臣皆朝廷夙所選擢及被邊稍有警急事事聞於朝廷從來倉猝又須應副臣恐委任帥臣之道為未盡也臣以為諸路帥臣之中唯陜西五路朝廷之所留意萬一有警帥臣自有所處則朝廷無事矣今御帥臣之法太急不敢以便宜行事故帥臣凡邊事不以大小悉聞於朝廷臣謂宜稍略其法使帥臣便宜於邊境之間然後責以邊事事之小者不以聞于朝廷稍習用祖宗御邊帥之道則帥臣悉心朝廷無事矣

貼黃臣聞定州韓忠彥時有請於朝廷不敢以邊事為任帥臣之中不任責朝廷又不責之如此則帥臣虛設矣元祐二年上時為給事中

上哲宗論不可以走馬一言輕易元帥

王巖叟

臣伏覩初六日除目延安趙卨太原滕元發皆進職臣當行制忽得指揮收還臣不知所以固已疑之今日乃以潁昌范純仁易元發竊聞用本路走馬奏章遂有此

除臣謂朝廷進退大帥固當重謹不可輕用一人之言而行之或其言出於愛憎喜怒之私意而欺罔公議豈不損主上之明誤國家之事果若可疑自當令本路監司公共體量信如其言行之未晚況閭元發在河東頗有顯效為士大夫所稱按本路每歲入秋即自近裏州軍發馬兵往戍河外涉春乃還坐耗芻粮於難得之地不知幾萬計前此帥臣度知無事未有敢不遣戍者去秋元發獨能不遣為國惜費其利甚博蓋其明見事機

以身任責故為之不疑衆論莫不嘉元發有大帥之畧
臣計陛下必不知之知之宜不遽易也今言者蔽其所
長而不以告摘其所不足而暴之則其愛憎之情自巳
可見夫有顯效不録而陰言亟行四方聞之又誰為陛
下盡心者既以走馬一言易元帥元帥將人人畏憚此
曹有不自保之憂此曹將人人侵侮其帥有驕横之勢
陛下不可不察也此風浸長非朝廷美事昔季布為河
東守孝文嘗召至京師留邸一月而罷還布進曰臣待

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毁臣者矣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毁去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下孝文謝焉臣願陛下思季布之言察元發之事勿蹈孝文之失以為識者歎惜臣愚忠不勝惓惓

貼黄一元發不足惜所惜者朝廷進退帥臣之事體爾如臣言可採伏望指揮少留告命速詔大臣别加詳議施行陛下以方面屬人毁譽之聽不可

不審善惡之實不可不考若其人材略足以當事雖小有疾苦何害於卧理如其無能雖壯安用元祐五年五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上哲宗請於監司中養才以備將帥

范祖禹

臣竊見朝廷常患將帥難得其人仁宗時每帥臣闕或自禁近除授試之藩閫然後大用外任則都轉運使待制雜學士可用者常數人未甞言乏才由朝廷養之有

素也將帥之選多出於監司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其資望最深績效尤著者乃擢任陝西河東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為三司副使其未可輟者或與理副使資序自副使出為都轉運使夫自初為監司至三路及三路副使者其人年勞已深資歷已多谙邊山川道路甲兵錢穀皆所諳知故帥臣有闕可備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強自王安石用資淺之人為監司使之推行新法是故才與不才兩皆廢壞而資序

一切不用二聖臨御以來又未嘗以遠近為之資序每邊帥有闕則不知可用者為誰由朝廷養之無素也臣愚欲乞復祖宗時用監司之法邊臣有闕於此選授則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監司或初除即與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遷之遠地則人情已不樂在三路者或久而不遷其才能資望又不足以當邊帥之任此所以人才常乏也今若復祖宗之法其提點刑獄轉運判官亦擇才能者與諸路更互為之使往來出入於三路者常多則

知邊事者必衆矣元祐六年十一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徽宗論西北帥不可用武人　任伯雨

臣風聞外議皆言朝廷以西北諸帥闕人議欲益以武臣紛紛累日事雖未詳臣為諫官敢不先慮萬一果如此行今日雖未有害異日便為禍階此唐室方鎮之患所由起也唐自開元以前諸邊帥多用儒將緝綏懷附內外帖然及李林甫為宰相欲久其位惡儒臣有勞入為輔弼乃建議悉用蕃將武人遂召祿山之亂肅代以

後大盜略平武夫悍將皆巳有功強藩巨鎮以次分授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重權在手唇齒相依跋扈自恣遂不可制終唐之世以此亂亡本朝太祖太宗時四方未平西北未服乃用武臣分主要地時勢所係不得不然及至太宗以後逈邏悉用儒將至於並邊小郡始用武人此祖宗深思遠慮鑒唐室藩鎮之弊以為子孫萬世之計也今若因闕帥臣遂用武人自此以後人人皆有作帥之望茍其才不相上下功不相

先後有得有不得則内有怨心外有慚色悻悻不服以朝廷輕已及其臨事豈肯用心如其已得則位尊權重侈然自大有貪功名之心則生事邀功有黷貨財之心則侵刻夷漢跋扈驕蹇不循法度朝廷若不體問則養成其惡為禍愈深若便體問則畏禍懼罪必不順命或有移徙非其所欲則脅衆留已以干朝廷從之則損威違之則生亂彼此視效結黨相託伸縮進退莫不掣肘翫習既久人人以為當然則方鎮之患自此成矣况朝

廷閫帥自可於省寺卿少郎官外路轉運使副有才望資序深者權試其才平時守邊若無大事萬一不任亦止一時外患若用武臣漸成方鎮之勢則國家內患非止一朝一夕之故也或謂朝廷盛強雖用武臣未必為患前此間有武臣為帥矣臣謂不然且前此雖有乃卓然有才非同輩所敢比者是以人不僥倖且規事建議必圖萬世之固預防未然之禍方林甫建議不用儒將豈知後世有方鎮之患耶臣願陛下深思遠慮鑒前代

之事遵祖宗之制審所處置以安萬世無窮之基天下幸甚建中靖國元年上時為左正言

上欽宗論四道置帥

胡安國

臣准中書省兵房送到録黄一道臣僚上言天下之勢治平則宜重内遭變則宜重外乞分置四道帥臣以都總管為名付之一面為衛王室御大敵之計以臣愚見自古及今内外之勢適平則安偏重則危昔東漢季年王室多故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

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劉表出襄陽袁紹得冀曹操取兖
爭相割據自此不復有王室矣唐僖宗時黄巢入冦用
高駢為都統意令討賊及巢入長安詔駢舉兵而駢恃
甲兵財賦之强終不奉詔自太祖鑒覩前弊削奪藩鎮
之權行至于今州郡太輕理宜通變然一旦遽以數百
州之地二十三路之廣分為四路各統一面事得專決
財得通用吏得辟置兵得誅賞其事權太重又非特州
牧之比也使此四人者果能盡忠君父心在王室倉卒

之際合從救援則固善矣假令萬一抗衡跋扈號召不至如劉焉表操紹高駢之所為又何以待之乎五大在邊古人所戒以身使臂於理乃宜臣之愚計欲乞只據見今二十三路所置帥司選擇重臣付以都總管之權專治軍旅之事每歲終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嚴即各帥所屬守將逐急應援如此則既有擁衛王室之勢又無尾大不掉之虞一舉兩得伏望聖慈更賜裁酌特降聖旨施行靖康元年九月上時為中書舍人

宋名臣奏議卷六十五